

八  
內編

第九冊

上海圖書館藏

永  
嘉  
績  
集  
內  
編

瓯  
海

傳  
祭  
文



不  
悅

是物性予



甌海集內編卷第八目錄

瑞安楊

傳

聖恩禪庵萬峰蔚公傳

陳亢宗

康山人傳

王叔果

甌東先生傳

侯一元

何丹邱先生傳

鄭應曾

謝烈婦傳

孫詒燕

祭文

祭林翼之徵君文

柯榮

祭王昭信文

柯榮

奉謝知閣孫編脩兩先生  
是物性看是靡有  
春燕木樛孫侍講兩先生神  
主崇苑學淵書院  
黃





祭林左巖文孫詒讓  
卷錄徵君文 金晦

曜恩禪菴開山祖師萬峰尉公傳

陳元宗·萬峰和尚語錄

師諱時蔚字萬峰出温州樂清金氏母鄭夢儒釋二人入  
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  
姑保而育之襁褓中見僧輒教笑作令掌態父母受不  
可嚮使禮茲之永慶寺并講主為師時年十一嘗誦法  
華一經至諸法從本末常自寂滅相忽有省遂入捺受  
具參止巖禪師於虎跑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別入達蓬山  
卓菴佛點寺古址晝夜究覽巖語至忘寤食一日寺主  
宗律師拳似為山淨韻公案簡所參即說偈云顛倒  
老南泉崇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為得如何不  
進房習月奉遂往見巖詰前語巖偈云南泉承是悞  
人心更安將心表覓心不是心予不是物性天竟靡有



何尋復之華頂訪夢見觀公見問從何處來師云從  
杭州來曾見何人師云上巖和尚有行指示師云南泉三  
不是見云我這裏南泉三不是即不問如何萬法歸一  
師云從生正穴皆與一又問如何是一歸何處師云前又  
手云不審見云且居山保寧遠近蓬蓬獨處者十稔已而  
往伏龍山中謁千巖禪師初入空門將甚麼與老僧相  
見師登拳頭云這裏與和尚相見巖問穴了燒香向  
何處安身主命師云源生源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  
映潭巖復云莫要請益受戒麼師即掩目而去明日  
巖請眾斫松師拈圈石作獻珠狀云請和尚酬償巖  
云不直半分錢師云瞎巖云我也瞎你也瞎師云  
瞎即說偈云龍宮女子將珠獻續直三千與大千

卻被旁觀人波破誰知不直半文錢巖願照首座曰  
蔚山主頗有初僧氣味煩請歸堂比律証曰巖上  
堂云今日有二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暗  
明三者有大施主設齋若向此三種好事上識得老  
僧舌頭落處目消萬兩黃金師遂西過東一手拈天一  
手指地云天中天中天釋迦孫勒誰後先巖云老師  
子乳過了也還有小師子麼未幾復還佛迹巖貴以衣  
拂各一并偈一首見千宗語錄中既而移居嵩山閩九  
載巖三為手書招之以愛重期待者甚厚以至請于  
分座尋止嵩山巖屬云汝家在浙西可往化導大振吾  
宗遂以元末己丑年八月三日乘精藍卒之袁墓郡  
蔚山中卓錫半山斬蒙帚結菴居之久之四眾歸



恩

樓

獨乃攝為大加蓋號曰聖卷自是緇素奔趨遠近雲  
 集師道棧州寧俾滿意欲初不為歛跡語故人益恭  
 而信之一日忽沐浴更衣召眾設別書偈曰七十九年  
 一殊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遂跌坐而逝時洪武十四  
 年三月二十九日之龕龍馮十有三月顏色如生傾城眾觀  
 膜拜瞻歎其徒曾壽等奉全身合二岳瘞卷之四處  
 導治命也師貌古而情慈鬚髮疎秀寡俗飾千室稱  
 其純粹質樸有古人之氣象後得之矣師歿垂四十年  
 吳人無少長咸心遵慕其行嘉湖諸郡至有繪像  
 而事之者其生卒之辰遠近畢集如其生時而傑閣  
 重觀逾增舊觀焚脩之徒數千百滿百歸然為一大叢  
 林惟初號名山感刺或木之徒生寫家所屬者益

常樂不作常

又驗矣師平生未嘗讀書惟以談悟自得其所諸  
 語數者俱能刊茲浮華而一踐乎實其徒曾壽等  
 輯為萬峰法錄一較殿梓流行然非師志也其所  
 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干人而勝學與會者獨  
 能能紹其傳云贊曰管中洋管應國師以臨濟  
 正宗振耀天目得其心印者弟子千餘人也千宗再傳  
 而師實承之殿後與會學公後親學師衣法之付受  
 知太祖為皇帝龍車龍錫雲漢昭回天目淵源遂  
 為有化師所付得人矣焉中感哉

按樂未前有畧銜不詳云承使刑部之事

永樂陳元宗述并書家十五字末畧永樂

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徒弟比丘智璿立石蓋校

溯初旺書



石刻入錄也

康山人傳王叔景。二鴈山人集卷首

人也名從理字裕卿自號二鴈山人余童時見  
里中稱巨室必首康氏至嘉靖間中

舜昭項氏兄弟與余三四輩亦遂聞  
試弗售乃棄而學詩時歐中談詩者惟王拱甫彦

劉子高游子高將家子會寇起海上子高提兵赴吳邀裕卿偕裕

卿即從子高入吳間闕兵革間凡幾歲冒波濤祀鋒刃蹈不測之

險膺瀕危之禍者數四子高泣向裕卿曰我死職分也君奚苦哉

盍去諸裕卿曰君所以邀我偕來者以我能共生死也業以身許

君今見危而去非夫也卒偕子高破倭奴收偉績子高旋拜大將

建勳毘陵幕下之士日眾裕卿羞與為伍乃  
而之金陵修故業

名動指紳間靡不願與裕卿游遂指鏡裕會劉子高病將革思見



裕卿裕卿亟馳赴為之經紀後事扶其柩至武林復還金陵當是時遠近之士無不義裕卿者裕卿不善生植人有以急告報推而與之前所積盡散蕭然四壁矣而所與游者則益廣裕卿能支乃偕項氏兄弟入燕京時余官司馬郎得見裕卿嚴甚因盡其蘊吐嗟異之曰康生處至是哉居頃之京師搢紳之士願與裕卿游者猶基金陵時矣裕卿恥以私干人取予必以義遇人有急難則奔走之不望報居京師數年其貧如故而詩則益遇余友朱海峰亦裕卿在金陵時所嘗同游者也會從官與余同舍間與之談裕卿海峰亦稱賞顧一時海內之以能詩稱山人者甚夥海峰初以裕卿亦令人者流也已而信服其行誼每燕集必偕如是者踰二年會余出守天雄海峰亦請告歸裕卿送之潞河慷慨悲歌洒淚別去歲壬申海峰起補官過余郡齋握余手曰吾此行

不携家君又遠隔千里誰當侶表余曰有康裕卿在矣因令裕卿僦居比舍海峰忽遘疾即中止二三蒼頭淹數旬不愈裕卿謝絕家事卧起其側問藥餌時寒溫夙夜罔懈海峰病轉劇則為之旁徨祈禱度終不可為則為經紀棺斂海峰病將革猶惺惺然屬裕卿後事已絕而復甦張目視裕卿裕卿曰君憂遠道歸視之艱耶我當護至山中矣海峰目遂瞑裕卿躬為斂舍如禮收遺圖籍扶其柩而東至中途阻弗前復更而由陸裕卿徒步從之備極勞勩比至山中為詩哭之盡哀乃去而過余吳中予與海峰為肺腑交再拜謝裕卿又相向哭盡哀裕卿比發時社中友義裕卿多為詩歌高其行縷篇牘余痛海峰不能吟乃退而為康山人傳云王子曰論者每以富貴驗交情乃死生之際則益難矣裕卿遠遊搢紳間當無事時燕游歌詠相徵遂因與他山人等耳至臨患難



生死毅然以身當之即古俠士不是過余前徵之劉將軍令徵之朱司馬益信裕卿為義士哉義士哉

甌東先生傳 侯一元。石本

外史氏曰蓋聞夔思

余行遊四方返于鄉而觀俗化大

都靡靡敵矣顧鄉人猶時時能言甌東先生慨然企其流風語云物極則返不虛爾夫士有曠世感也至西賓主封隧之內依回墟里之間又况耳目接者哉余則以暇日採取項先生舊事傳之存典刑焉其傳曰甌東先生溫州人也姓項氏名喬字遷之為人誠懇豈弟而又甚剛毅望之通儻其中井井遇人賢不肖事當否迎刃綏斷瑟如也年二十以詩舉浙江鄉試先子之於舉子業至精 時制 之以理以為舉業者士之贅也自賢聖則汲汲皇

皇于其出之贅乃為書言 法程甚悉即有高才宿學能者莫能出其 然先生 治之又十年乃舉進士又不得為 首或言試時館閣諸公奇其文欲寘第一不果後物色得先生帳 久之以



斯知有命矣時文忠公當國兩錫禮部公考功公先生故皆在門  
又世姻也 可得第一甲乃先生竟以二甲進士出身已又選庶  
吉士先生復不赴乃授南工部主事以去人以先生亟先功名之  
會而先生曾不以有意其為南工部使者治 所職厥碑 船  
耳他使者第飲酒賦詩除無何也比先生至所治瑋甲有王紀者  
犯死法即捕治之紀巨室豪甚百計不可脫即從撫按他官欲纂  
取之先生屹不與調為武選執法至扞內閣本堂語其行實補遺  
中于時文忠公固在也考功公復數引先生自代甚力先生 讓  
會又有例主事得改侍御史若翰林先生負 疾 久之復乞南  
得南禮部郎中尋守撫州授昌黎 事斥浮屠興學校治康  
以選調廬州至則盡草 私篋銀 香鈔凡數千百金痛  
之 恚 饋遺故事曰吾不能自利安能利人

官怙勢為

先生庇民

時

人有以

先生 之曰吾為

國家

先生 不以自嫌而周貧

樓太 人 生忽坐前為

江府陟閣某攝

奉

又

大敵

軍門相與歡

之

成也

兵備

久又坐誼

京師

南左叅政嶺南故多盜先生至則

為賊淵數錮齊民苦海船

因榜諭盜賊



諄諄兒子趨承之不

山種莫

而聽

以兵

寇之弗者所得斬略如

功竟

誠悃既至

可

否又有

人

賜多信兩廣自

同悚而跪

矣即有賢兩司

以

御史

不能者恐自我殺禮而權輕也然

一言而都御史警處應

公立為之罷

禮至今賴之海內士大夫談者既以賢應公而尤

以重先生者以能得人取不能得語云信在言前不其然哉先生

以嘉靖壬子之夏率官頌南士數民哀有師保之嚴父母之愛焉

太史公所謂李將軍恂恂人為流涕者誠以有也聞張文忠公

時先生嘗五上書劇切世務規以古相業至言進退行藏之際

矣然公愈益加敬罷相歸為先生易武選坊曰彰賢而謂人曰遷

之誠可謂今世賢者乎如張公可不謂宏哉而先生亦知己報

之每還必謁文忠公祠而弟呼其子尚寶君曰孜孜與為義

則可謂有古之風烈矣先生三子皆才孟文仲文蔚李文言

而孟仲方為國子生文行蘄然世其家者也先生碩儒偉

人余故不屑屑其細行瑣善而論次其大者如右方云

論曰始項先生為諸生稱舉業為吏精吏牘吏牘舉業所在絕人

而未嘗一語及學尤不信講學者羅先生謀所謂熟視弗應是也

後卒大信羅先生者迺以大節廣至嶺南甘泉先生世所謂講學

大儒也先生與張恪取友乃泰泉古林諸君其學如是今先生沒

而遺言出其講學之書一河多也嗟乎道術

久矣自宋以道



學別傳士始有略細行土苴世事而驚幽渺者窺士亦得以恣猖狂其私至先生事事責實擇地而蹈則所履而學矣言其取行以正有道範來者其多不亦宜乎羅先生嘗為余言項先生存嶺南時使至問之夫子所謂徒得日夜誦書論著亦不聞聽訟也羅先生以為吏當日夜拊循其民何得若是方貽書質之願今先生嶺南之政章勳較著能吏無以加迺始知先生未嘗組而就學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始互相非也其卒尚文貌不為苟同庶幾乎真儒矣

何丹丘先生傳鄭應徵古堂集卷首

先生諱白字元咎別氏丹丘其先樂成也生而孝友因心穎悟天縱每讀書十行並了若夙解甫弱冠輒名噪騷壇永嘉景湖陳公楚望郝公嘗造焉與之締白鹿社定忘年交刻燭分題迭相倡和年三十客姑蘇會楚吳明卿公携仲君皋情適吳弔王弇州大司寇將還下雉吳人吳叔嘉集海內詞客四十三人讌虎丘即席分韻送吳公歸楚會中以先生年少籍在甌頗輕之乃以七言排律體入齊韻豫屬名姬白春衫拈此以窘先生先生得韻即潛入僧舍索句未就外客闌然意先生必逃席少刻詩成諸公捧讀一過咸驚駭詫異相顧失色以為一軍皆敗自此名震寰中如洛陽婦女皆知司馬既而遊燕市湖楚江登元岳入八閩足跡幾半天下隨所至名公鉅卿無不倒屣相迎嘖嘖心折者而先生以布衣直



路上罕無少謙讓時大中丞縉雲克巖鄭公以重望出鎮榆關蒞  
請先生入幕修楡誌開議兵謀邊計動中機宣籌畫之暇中丞延  
先生坐請油幕飲葡萄酒堂設觥餞筵開珠瑁健兒舞樂迭奏鏡  
歌嬾童特觴新翻樂府先生解則磨墨揮毫草軍書露布數十通  
以示閒或從中丞提數千騎灑沙磧中旌旗蔽天甲光鏡野快飛  
擁貂纓以前驅部曲憂慮槽於後勁陝隴銳頭兒咸知開府有重  
客出觀大蒐無不揚鞭角技割鮮刺肥生噉其血肉如甘露漿復  
於馬上盛陳音樂以媚先生斯亦極生平之壯遊豪致者矣嗣是  
中丞亟欲為先生謀推轂先生拂衣不受長揖歸廬杜門東渚山  
中研精理學垂二十年所著有兩山閣楡中草汲古堂諸集行於  
世續集稱是尚未授剡剡劉學憲旌為山中祭酒閣侍御推為東  
國人倫李惠公表其門曰何无咎先生廬陳眉公稱其為天際真

真人山中宰相斯真品當其人服膺勿護者也蓋先生詩步三唐  
文宗兩漢臨池探鍾王之奧潑墨傳荆關之神授簡抽思則鄒枚  
為之避席行杯投翰則應劉見而歛豪書檄之妙不減陳琳筆札  
之長有踰谷永劉穆之百函齊發不嫌酬答之勞桓靈寶五版立  
題豈費經營之苦極古今文人才子之技或敏或工而皆萃於先  
生之一身謂非天壤海岳之奇氣所鍾靈醴釀而何雖仲君叔有  
舉辛酉賢書而先生不以此示矜詡乃父子自相師表操守愈嚴  
當道即干旌至門不肯一見蓋其模楷人倫則似郭林宗雍肅閨  
門則似陳仲弓後先作述則似龍甘老羊裘子美之不著鵝冠廣  
聯聲氣所至逢迎則又似鄭當時之千里不裹糧任彥升之投贈  
皆豪俠矣嗚呼先生在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先生歿無論  
識先生與不識先生者無不扼腕而歎歎昔少微星隕戴安道當



之袁中郎死後者謂東南文采自此盡矣其先生之謂歎由是郡邑諸孝秀僉嗚當道曾以先生從祀黌宮文士精靈當與千秋俎並永垂不朽矣予以後學不及瞻先生芝宇景仰風流敢援不律略紀一二以志羹牆云昔康熙庚午清和月浴佛前二日東嘉後學鄭應曾拜撰

謝烈婦傳

孫詒燕

石本

烈婦葉氏永嘉人瑞安縣學增生謝先生夢蓮妻也先生字昌運別號蓉初與兄夢池皆以文名而才尤敏善為詩弱冠補學生以詩見賞於浙江學政劉金門侍郎先生尤嗜易精錢卜咸豐季年會匪起平陽賊首趙超率其黨踞伽陵以厚賞招先生卜先生不為屈士論難之初烈婦為永嘉南湖葉氏故儒族烈婦父亦諸生家富無子既以烈婦許字先生而不欲其遠嫁乃招先生入贅父卒族人覲其貲烈婦語先生曰此不可久居矣遂以悉所有異從兄某獨與先生歸居瑞安之蕭浦同治元年粵匪自處犯溫踰桐嶺鄉長多被掠烈婦與數十人皆在係中烈婦謀佚出賊有慮者或慰



之曰若輩年皆五六十矣第為予執炊與苦也死婦則大罵賊復曰今者死亡滿道汝以一婦人往必死不如留此俟我儕去汝歸未晚也諸婦皆以為然死婦獨歎曰尔曹何不知大義吾為賊一日役即賊也從賊而生不若死泣且罵不已適行正河干給以汲飲遂躍入水死壬戌四月十二日也死婦死而人無知者賊退諸婦歸途始得死婦之言共其死賊狀皆笑以為為而死婦之節乃著自死婦死先生痛之甚又以無旁五歸遂設情於詩悲憤交集輒以詩寫之越數年公卒與子以兒子朝珍嗣內閣中書同里孫治盜洪文刑部主事同里孫治謀家嶺直隸州州判平陽張尉書丹

盜案石本評書銜名別為一行分三列末又有孫

侍薄題識云烈婦知節之歲今將三紀同里楊君謫宦懼其久且就淫謀於余將立石湖干昭示來者因出視余故姪治盜所作傳夫以里巷一老婦而辨義之精赴義之勇如此今世士大夫之苟且求活者不大可恥於楊君銳意表章章良可慕尚亟為磨石召工俾印此傳寫刻用成揚君之志而余故姪亦附以傳豈非卒耶光緒乙未正月止園老人孫錫鴻識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祭林翼之徵君歌 柯榮。歌宣室集十三

噫死生之際慕幻矣如泡景如電光永不在彭夭不在殤吾自居  
 其不朽禹禹兮其垂於天壤而豈必有盡之數較短而論長嗟乎  
 先生形化神留身頌名章考其生平靡得而詳矣乃無忌之不脩  
 人怨步兵之不談人過叔寶之喜怒不形文季之然諾不忘此先  
 生之為人也詩每單夫中晚作必尊夫盛唐遂銘今而鑄古蘄駕  
 孟而轍王此先生之為詩也至於堪輿之理深抽其秘星曆之數  
 兼擅其長以此言之則不朽者孰如先生不必賣卜成都貨草海  
 東有田可耕有原可桑讀書譚道朝夕稿羊卓哉逸軌豈末世可  
 得而方云爾乃逾艾遂卒中道而僵達者委之我命俗夫登諸彼  
 蒼安知其有止而不止者乎先生之靈當必首肯於斯言而輟然  
 其樂觴

樂



祭王昭信文柯前。歌宣室集十三  
昭信蓋不肖之石交也故是故樛子恬然若寒峻澹雅之致與予  
深相入將二十年於茲矣不得一訣而別傷哉凡人襪履生死壽  
夭之數有可知有不可知乃於昭信而可知不可知兩窮矣蓋福  
淫禍此可知者夢夢板板此不可知者昭信家大父及其尊人皆  
名宦有道者世德相師如馬龔諸王家昭信尤孝友一言一行輒  
與法合好行其德孳孳不倦二都至九都路數十里湫隘險仄行  
人苦之昭信恚楚以白石工未就夜列炬以便來往如此者二期  
今矢砥靡如矣所居近都飢賴以食寒賴以衣施藥埋死內若取  
諸寄遂斥地為義冢數處道間有病瘦者口醫治之瘵疾酬以金  
古履植之殆未及此永嘉場故斥園地時旱魃作虐白叟蹇童步  
襦炎歊中昭信日給其茶飯酒漿祈禳之費一出於昭信家故其

同前

祭王昭信文柯前。歌宣室集十三

禱 尚

祭王昭信文柯前。歌宣室集十三  
昭信蓋不肖之石交也故是故樛子恬然若寒峻澹雅之致與予  
深相入將二十年於茲矣不得一訣而別傷哉凡人襪履生死壽  
夭之數有可知有不可知乃於昭信而可知不可知兩窮矣蓋福  
淫禍此可知者夢夢板板此不可知者昭信家大父及其尊人皆  
名宦有道者世德相師如馬龔諸王家昭信尤孝友一言一行輒  
與法合好行其德孳孳不倦二都至九都路數十里湫隘險仄行  
人苦之昭信恚楚以白石工未就夜列炬以便來往如此者二期  
今矢砥靡如矣所居近都飢賴以食寒賴以衣施藥埋死內若取  
諸寄遂斥地為義冢數處道間有病瘦者口醫治之瘵疾酬以金  
古履植之殆未及此永嘉場故斥園地時旱魃作虐白叟蹇童步  
襦炎歊中昭信日給其茶飯酒漿祈禳之費一出於昭信家故其

明初書



都有大事輒推昭信為祭酒凡此類難具論大約嗜義樂善一無所強承先疇數千畝歲入常不足給稱貸以益之里父老以生上其事於當道檄建亭旌之詳載學憲張孝昭公記中并四十餘方舉一子歧嶷穎特是天道之可知者夏侯勝常言有陰德者必享其樂壽而以及其子孫昭信德滿鄉國且百世賴之獨不能綿其一紀之壽邪此天道不可知者也今年七夕昭信季及艾忽思為二華遊觸熱至婆娑有洞為三十六福地四壁峭然倒侵碧澗下有一隙僵伏小刀而進出歸二日病作呼室人屬以嗣子遂輒然一笑而逝異哉不肖嘗登其心聲外不入瘦骨珊珊脩髯數茎作天際真人想豈洞中之靈默有所主邪此蓋所不敢知者也嗚呼握手二十年泰輿知己胡今令我不可知邪時不肖鄉試會城與君季氏昭朗俱出計錯愕相顧流涕因與計其身後昭朗毅然任

之而二尺之孤蒲託矣乃奔喪先回不肖歸遂發瘡抵家伏枕月餘深惟其故不得記其亡時之狀而竊疑焉意者薄收於身奢取於後抑亦如古之尸解者畱無窮而不享有盡數殭起為文以祭之幽冥之地必顧知之則誣竟付於不知則此衷不能已已嗟乎昭信落月屋梁疑照顏色何不一以夢寐見告也高享



奉孫太僕孫侍郎兩先生神主崇祀學淵書院祭文黃紹箕

蓋聞純儒表里經神尊通德之門退老教鄉樂祖重馨宗之祀況復梓桑脩敬棣萼聯輝媲美四林紹徽三鄭講求經濟永嘉之絕學重昌瞻念鄉閭集善之舊居未改生則讀書論世尚友古人沒則合食同龕宜光盛典伏維先儒太僕卿孫公先儒侍郎孫公一門孝友四海魁著先期侍從之臣百世人倫之表簪蒙記注高才遠軼乎郊祁荒疏論思亮節上儕乎坡穎菟許劉葉陳之遺著學綜文儒歷吳皖楚粵之名邦澤兼教治早年共墨同講誦於山中晚歲聯牀並優游於林下固宜楷模朝士圭臬儒林至於致伊洛之編闡幽光於道學紬曲臺之記刊定本於禮書鐘鼎之應之符無閔縣祀薪盡火傳之感彌切於近居延哲賴其表章國寶其威迪既仰山而景行咸飲水而思源茲擇於本月二日庚申歲奉

此處為書寫區域，內容極其模糊，僅能辨識出一些零星的字跡，如“於”、“朝”等字，與左頁內容相呼應。



神主崇祀學淵書院附於先儒知閣門建謝公先儒  
次禮也杖履一堂辨香千古纓綬歲集鉅維馨美  
未忘於故老某山某水釣游如接乎前塵肅祀事而  
之尚在紹箕等忝同里閭風景表儀北海諸生緒論側聞乎六藝  
高陽羣從雅游屢與乎三方奉手橫經多再傳之弟子垂髫執業  
亦私淑之門人所冀華表神歸講廬澤溥儒風遠扇化雨時沾徘徊  
祠石室之圖循復禮堂之錄設祭於社念功德之在士林書傳其  
人願弦誦之綿學統釋奠者必有合知庠養校教之從同聞風者  
莫不興與山高水長而無極神其昭格鑒此微忱

奉謝知閣仰孫編修希旦兩先生神主崇祀學淵書院祭文孫詒鈞本

蓋聞馨宗崇祀報樂祖教胄之功通德名鄉衍禮堂傳經之緒况  
復梓桑脩敬蘭芷育才鄉先生之配社恭繹前聞里後學之嚮風  
永光來葉幸觀盛禮敬誦清芬仗維先儒謝公孫公道學淵源儒  
林領袖程門講業抗顏周許之倫戴禮研經折衷鄭王之學鄉儀  
舊德戶誦傳書未崇祇祀之文曷副觀摩之望茲於本鄉二十五  
都澄江新建書院署曰學淵擴鱣堂之別構修鹿洞之舊章丹雘  
告成弦誦斯盛命謂既微廣學既闕茅龜之規述古敬鄉宜潔椒  
漿之薦茲擇於本月二十五日度奉神主肅祀講舍  
香千古纓綬歲集鉅豆維馨經神學海徵遠先達之  
庶贊右文之治某忝同里閭風景表儀仰孫編修希旦兩先生無



從滕解俯觚竊幸仰瞻之如在伏冀神靈率表化溥  
綿儒風遠扇南金東箭廣資陶鑄於羣極并荔黃華  
百世神其昭格鑒此微忱

祭林左髓文

孫詒讓

嗚呼痛哉桂以芬折膏用明煎傷我國士竟厄歲年修遠忽蹶元  
箸空傳永念但化能無泫然繫維林君族望崇劬螭媽祖德恭承  
庭誥棟鄂韡華竹林清妙雜君白眉軼塵騰越幼挺開敏俠武儒  
文敏學淹邃敷藻紛綸清標玉照遐契蘭紉慧心朗解卓爾不羣  
初加元服允始膠庠禮殿茅施雍類芹芳羽儀藝苑玉質金相文  
譽遐暢颯振雲翔擔登從師殫研天算方冢圓弧四元八歲覃思  
絕學斯夕忘倦洞徹緹幽精詣獨擅惟我中華運鍾九厄白族馮  
陵教藥政志君抗鴻儀鉞膏發墨苞秦戒亡聞者心惻爰在妙年  
奮跡遠遊聖湖講藝滄瀆勺畱公學校簡譯社贊籌大業邀  
焉寡儔激厲雄心海帆東指搏桑輪困櫻花倚花徐海國延攬  
奇士永懷物競期前國恥觀辭精通菲薄輿軸伊公



錄載輝奇軌道徹寄學敢告象胥輅新陳覺羅利渝監義軍投袂  
羣思騰謗簧言蜩沸君任其難不懲厥躬翻然過歸離國得屬登  
壇演說民愚是脯熟血滿懷瀾翻在口從誓少儒或曰走亦有  
出祇感憤頰首方冀永年孟晉無量博我羣力相期並獲神州種  
族國粹教養極此淪胥文明大壘胡圖科舉累君閔抱浙江吳山  
秋風遠道毓賢高文嘔心麗藻宿疾遽膺神簡形稿淹忽旬日候  
爾彌留妖讖叢告靈藥無瘳海上雲愁聲淒虞殞旅櫬歸來上有  
賢母下無親孩葆苴前塵先儀弗親喪茲國能百身莫贖吁嗟吳蒼  
淒寒曠暑促攀念前塵先儀弗親喪茲國能百身莫贖吁嗟吳蒼  
云胡不淑獨陳蕉荔為君招魂孰楮危局孰障狂瀾敬備高義用  
激端頑匪惟私慟悵此時艱崇論在耳遺書在室義景不甯牙弦  
遽絕同志寂寥茹酸永訣誅德寫哀情此嘉榮嗚呼痛哉尚享

祭孫徵君文 金晦。孫徵君哀輓錄

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君竟舍此可悲可憫可驚可愕之世界而去  
邪吾中國四百兆黃族方將為奴隸為羊豕鞭撻剝割呼號待盡  
君殆不忍見而一瞑勿顧邪吾既數十萬同胞無論為士紳為下  
流社會方晦肯否塞恃君為先覺君願忍棄離而一訣不返邪晦  
以一介眇眇之身其于此世界也如燭火如輕塵可以死而不死  
君故不可以死而遽死耶嗚呼命邪數邪天為之邪抑人事使之  
然邪晦生此五濁之世方將舉其穢之血內之軀殼腐壞入土  
以死為厭離君乃先晦而厭離邪晦稟此同體之陽電方將舉主  
要之細胞之纖維犧牲于世以死為藝藏君乃先晦而藝藏邪晦  
近悟涅槃真如之奧旨方將舉此器世間有情世間一切諸幻境  
盡歸消滅以死為解脫君乃先晦而解脫邪晦元夕祈死壽有曰



大哉死乎善哉死乎息邪休邪樂邪苦邪其滅度邪其過化邪不知君今日之死將為過化邪抑為滅度邪君其能駕雲車御靈旗翩然下大荒而來告邪嗚呼我佛常轉法輪之語其然邪其不然邪使其然也舉吾既學界之所以思君而哭君者君其知之否邪則晦之所以為吾既學界勸者其抱恨又豈有窮期邪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溫州府



通志卷之四